

玄覽堂叢書三集

第二十六冊

文獻卷之三

卷之三

寓圃雜記序

蓋史之初爲專官事不以朝野申勸懲則書以後官乃自局事必屬朝署出章牒則書格格著令式勸懲以衰又以後野者不勝欲救之乃自附於裨虞史以野名出焉又以後復漸弛

國初殆絕中葉又漸作美哉彬彬乎可以觀矣故康孝王先生元禹隱抱顯略野懷

朝憂大行細節接笛聰明削蕪置疑拔十得五積爲鉅編者六更施約束董就十卷遺在宮簾人鮮知之及旣謝寰宇孝子涑乃追懼荒落亟登雕木焉予建志後塵馳思先

駕爰列史道發章忠勤於乎馮頰舌以揣心識因裨虞而
見南董來人多聞無忘往博

弘治十三年十一月日南至長洲祝允明序

寓圃雜記卷第一



建都
宣廟平漢存趙
英宗復辟
早朝奏事
憲宗不殺
官奴之革
太宗知人
虜中大雪

洲王
封建
朝皇后
英宗聖儉
景皇帝上賓
憲宗大公
天王寺神像
袁寺丞相二帝
錡
元
禹

自五代以來北虜侵我疆土索我金帛以宋太祖太宗之繼
興終不能制下至靖康之變尤不忍言蓋由所都非形
勢之地也胡元據有中國垂九十載卒復天理之可言天
生我太祖掃除之推戴之初即欲宅形勢以臨中夏禦夷
狄故嘗幸汴幸洛將幸關陝而還斯時中原地久為
胡馬所殘繼以寇盜民不聊生六驂所過率皆空城於
是定鼎江南以資兵食而都北之志未嘗一日忘也且以
燕城為元舊都形勢可以制虜因以封我太宗馬及
上登極即廣舊邸為皇城頻年駐蹕當時羣臣不
知睿意所向屢請南還因出令曰敢有復請者論以

妖言於是河南布政使周文襄等皆遭重罰自此基命
始定遂成萬世之業雖敵國固莫能及矣永樂壬辰之後
大駕頻征沙漠搜勦遺孽屢抵渠穴以歸是則都燕之
志太祖實啓之太宗克成之記

漢高祖既為天子太封同姓枝大於幹馴致七國之變然中
興之業卒賴後系唐之興也子弟皆有封爵建宅以居京
師惟食其祿而已國家緩急無所繫焉降而至宋宗室
之封必自遙授小官漸進侯王除拜之煩蓋無虛日其邸
第散處兩京故有南面內外班之分歷年既久僅同民
庶後遭金虜之患無一人操尺寸兵以起者此皆由封建

不得此制也我太祖受命之初首立藩輔諸子自膝衣已上皆冊立為真王此國皆要衝之地制度儀從不侈不儉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馬上無所專下無所擾聖子神孫將遍天下真萬世之良規也

宣德初漢庶人高煦反報至言以甲兵甚精銳上召楊文敏公等議榮建親征之策上難之榮曰陛下骨肉之患非親行不可上從之夜拜陽武侯薛祚為大將軍之行大駕遂繼發六軍追至在途雨下如注七日抵城下高煦方殺人祭轟闐駕至倉卒不能出城差稍緩則城勢岌岌難制矣兵不血刃罪人已得稱藩屠城榮為赦免止生

同謀者書奏凱有告趙王謀反者言此與高煦相連

上復召諸大臣議皆請乘破竹之勢以取之獨楊文貞公士

奇進曰陛下臨御未久既平漢又去趙不一年而剪

之二手是豈列聖在天之意乎況趙反形未露

上曰

奈何士奇曰常遣廷臣素與趙厚者一人往喻之使臣以

哀自陳願進三護衛軍則去以羽翼雖欲反不可得矣

上可之遂遣駙馬都尉井行所尚主乃趙王同母妹也

井既至與以禍福譬曉之趙果從臣計以護衛來歸自

此潛消其不軌之心而諸藩相繼輟衛護矣朝廷免用兵

之費趙亦能保其國後上開文淵閣特設宴召三司老臣

先以觴、士奇曰以賞卿存趙之功終宴甚歡皆厚賜而歸
以寔宣廟之用言二臣之善謀也

宣宗胡皇后無子宮中

紀云

氏有子

英宗孫貴妃懷為已子

遂得冊為皇后而廢胡為仙姑時仁宗張后為皇太后愛胡
之賢且憫其無辜不使別居令入自所處清寧宮進膳
如常儀每朝會宴享必命胡坐孫之上婦姑之間恩禮
甚篤孫常快

英宗立為

太后

太后為太皇太后孫為太

后胡每事謙讓不敢居孫之右正統六年太皇太后崩凡
六宮有位號者皆得祭奠胡不敢與太后之列惟與諸
嬪妃同事太后知而有見禮云立胡因痛哭而殂太后

命閣下^出王議治喪之儀時楊士奇卧病於家諸王往
問士奇曰當以后禮殮葬景陵問女曰此非內中所欲士
奇遂面壁不答惟曰後世罵名^出王因議以嬪御禮葬
天順六年孫太后崩英宗尚不知已非孫而出惟皇
后錢氏知^{英后}祥亦不立八年英宗大漸后泣訴曰皇上非
太后所生實宮人之子死于非命久無稱號胡皇后賸
而無罪廢為仙姑^出死也人畏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后位未
復惟皇上念之英宗始悟卒如^出王遺命大行嘗崇
之典錢后素性孝謹絕無妬忌英宗此狩每夜衣冠
拜天倦則卧地因損一支哭泣太多復損一目傾宮中

所有佐迎駕之費 英宗在南城不自得后每曲為慰解
復起之後憂景皇后移聖體焉

景皇帝之七年正月病久不能躬加議稍藉王家事直
與諸大臣議諸舊太子某憲宗舊名監國 太上還內
議畢具本時正月十四日以燿假有妨候十六日早進奏稿
留于禮部尚書姚夔家諸臣中有一人泄所議所貪功
喜事為曹石諸人知之遂亟達謀先於十五夜部聚整
定至四鼓斬關而入各有內應共遂率南坡之計而前諸
臣之議竟寢焉 英宗既復辟雖賞諸人之功而恆不
悅以所有輕躬遂之心後皆不得以終亦化初姚為冢宰

嘗以稿出示郎中陸鼎且曰躬逢本意事但庸人擾之無亦
無迎藩之謀特以此証于謙革之死耳 鼎向為余言如此
蔣黃門性中之侍 英宗將十年御前常有二銀鈞爐奉
引爐被香烟所觸色如黑漆終不一見易也

自太祖太宗列聖臨躬每至日具食不遑暇惟躬達四
聰以來天下之言 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閣老楊榮等
憲聖體為倦因創雜制每一早躬止許為少件前
一日先以劄封詣閣下豫以多為靈今陳 上遇奏止依
所臨傳旨而已 英宗既壯三五繼卒無人敢云復祖
宗之舊矣迄今遂為定制

景皇帝七年正月 日方郊忽嘔血不能坐禮而還出居外
殿惟太醫董速與宦者二十餘人侍日則進藥夜則靈
榻前十三日少保于謙請見愍帝視之十四日帝令速
診脈奏曰聖體安矣帝曰昨當受邪十五日早起服湯藥
具衣冠將出聞夜漏未盡因和衣假卧以待旦不覺醒寢
左右莫敢驚及日以高遷命故躬曰姑俟明日而夜曹
石諸人詣南埤請太上復辟聲徹帝所帝命宦者升
高四望遙見火光自延安宮來帝曰大元假皇帝垂
天之此陰出于人謀大帝天祐之終也董速親見以
多如此

憲宗好生無辜奏獻大辟多所寬宥或不得已而行刑時日
必卻八珍之奉默坐焚香哀矜之意惻然見于玉色仁
之至矣

大長公主之子周煥於 憲宗為甥中丙午鄉闈丁
未會試太后賜膳于場中以示合於下第 憲宗聞之
但曰孩兒尚幼畧無恙色以天地之公也

至途中聞妃薨因悲而死有弟

養于巨璫陸

因冒

其姓今為中官甚不慧不能託其家世卒化求御史南
昌丁隆亦所族也嘗與中官往來私白其父因左遷而為
寢隆與所鄉人黃泰云余聞之秦云

唐宗間皆有官妓祇候仕宦者被其牽制徇富政難正
人君子亦多惑焉至勝國時愈妄恥矣哉太祖皇帝去
之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雖遇赦終身弗敘此風遂絕
吳松墟云西有天王寺廊之南一神端坐長可八尺巾

若居士衣若深衣隆準大耳、有垂珠目深膚厚唇旁
而豐額甚廣額甚高鬚類虬而不張有髯思穆、之容
永樂初百戶闔俊來官于蘇偶見所像伏地而哭人問以
故乃曰以我 太祖皇帝之容也俊侍左右者五年諦
視甚熟今鼎湖之駕已遠故感泣耳 遍傳吳中觀
者如市至今人每過之即加瞻仰以實為 太祖聖像
比乃塑手之精偶類天日之表一二而已特人心思之至
遂形容之過也

太宗一日謂通政陳宣曰尚書盡寬是君子中之君子甄容
是小人中小人 上雖知所為人不同然各任其材曹無